

# 定远古桥——池河太平桥

董书冰

定远池河大桥,明代朱元璋赐名“太平桥”,位于定远县城东 30 公里的池河镇,横跨于池河之上。明嘉靖《定远县志》载:“太平桥,洪武八年,知县朱玉奉旨造,赐名。县东六十里。”桥为联拱石构桥,共十一拱相连,长 139 米,宽 7.5 米,高 9.65 米,白石栏杆,当初桥东西两头栏杆立柱上分别雕刻有 9 对石狮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桥右设五彩洞,桥两头建水门洞各一个。由于池河桥一带水下地质为深厚泥沙结构,为巩固桥墩基础,设计人员采用古老的建桥技术,用数丈长的新鲜潮树干削成桩,密布在桥墩下作支撑,打牢夯实,于其上铺石板,砌桥墩,架桥梁,盖桥面。因新鲜潮湿的树干没于泥水之下永久耐腐,用作桥墩基础千年一劳永固,人们称之为万年桩,也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太平桥初建时设计工巧,砖石结构,建造采用干修法,堆土券桥孔。桥墩皆以红色大条石为缘边石券砌而成,用糯米汁和石灰灌注,中填塞囊石为粗糙短小的石料,十分坚固。

据记载,池河太平桥分别在清道光六年(1827 年)与光绪四年(1878 年)因水冲损毁而补建、重修。清《定远县志》记载:“太平桥,池河镇西,地通驿道,洪武八年,知县朱玉造,道光六年冲圯,七年补建。今桥面剥蚀,石栏亦毁,址尚完固。”另传记,“皖北道吴旻、知府汪霖、知县冯云祥捐俸千数百金倡修,邑人张大宾等捐巨金成之。七年八月经始八年五月,岁工用银一万五千四百有奇。”又据修桥碑记载,光绪四年(1878)五月谷旦,池阳锁池河分司朱汇元重修,据池河镇长者记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桂系部队为阻日军西进,将桥居中一孔炸毁;解放战争时期,



## 小镇佳人

马光前

上接第 923 期

不久,花园里来了一位老头儿。老头个子不高,干净清爽,为人和气,据说是张曼的远房叔叔。他有一手绝活儿,理发。于是,原来的厨房,加个煤炉子烧水;原来的饭厅自然变成了“发廊”。打掉靠里的那面墙,装上了板门。白天营业时,去掉板门,于是花园、菜畦、葡萄架诸多景色浑然一体,清风送爽,浮动暗香,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客人赏风景,风景悦客人,剃头,在这里成了一种难得的享受。晚上装上门板,则成了老头的下榻之所。另外,修面的时候,因为彼此离得很近,所以,不问春夏秋冬,老头总是戴着口罩,这在小镇上从未有过,是个新鲜事儿。他先给客人的面部涂上清爽皂液,然后用手轻轻一捏你的肘部,你就进入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当你骨软筋酥、鼾声渐浓之时,他已完成了所有的标准动作,包你醒来后在脸部左摩右擦,想着法子也摸不到细微的胡茬儿。他有两个理

## 秋天的猜想

曹丽芹

我追着秋风  
在田野上流浪  
大地上金灿灿的景色



### 诗路花语

秋风是最忠实的传令官  
这个季节不论大小不论高低  
只要有丰收的果实  
就可以来到秋天的阅兵场  
踏上秋天丰收的土地  
是我永远看不够的风景  
在父老乡亲频举的酒杯上  
告诉我今年又是一个好年景

国民党军队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将桥中间另外二孔炸毁,造成桥中间三孔毁坏,桥上石狮子荡然无存。1949 年,定远县人民政府拨款将被炸三孔改建为木材面。1953 年滁县地区公路修复委员会以圆木为梁,铺以木板,临时通车。1954 年又对被冲空的 7 个桥墩进行维修。1956 年 4 月,对被毁的三个孔以双曲拱再接长的方法加固成月形钢架梁柱,上面铺以木板,限载 8 吨。以后又数次大修,换成钢架混凝土结构,沙子路面,荷载汽车 13 吨,挂 60 吨。1985 年,太平桥损毁严重,定远县人民政府明令禁止太平桥通车。2004 年 10 月 28 日,池河太平桥被安徽省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完成修复。

现在的太平桥基本保存原有的建筑风格,是目前皖东仅存的明代石拱桥,也是安徽罕见的最宏伟的古代石拱桥,具有较高的文物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光绪《凤阳府志》记载:“(池河太平桥)长四十四丈,广三丈八尺,高三丈六尺,十有三孔。”解放后,定远县文物工作者对现存十一孔太平桥的精确测量数据为:全长 150m,桥面宽 10.5m,孔径中为 6m,其余各为 5m,常年水位以上高 9.65m。两相对比,数据上有一定的出入。至于原来的十三孔为何今日变作了十一孔,专家们并未能研究出结果,据人们实地考察后推断,由于池河多沙,常年淤积,太平桥东西两端的二孔极有可能是湮没于沙土之中了,并未减少。至于真相如何,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发掘。

定远池河古桥的建筑艺术和历史价值引起桥梁专家的关注和赞美,在地方志和研究者的著作中就有很多记录,并进行深入研究。由孙波主编的双语版大型画册《中国古桥》,其中收录了“池河大桥”的摄影图片。茅以升主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一书,多次提到“安徽定远池河桥”,并把其桥型列入“十一孔厚墩联拱”条目下:“十一孔的厚墩联拱桥,如安徽定远池河桥(即太平桥),北京琉璃河桥和卢沟桥等。”该书把池河太平桥与卢沟桥并列,并附图两张:一为“图版 3—黑白—73 安徽定远池河桥”,该图为东南角远观池河太平桥全景;另一为“图版 6—黑白—6 安徽定远池河桥木桩”,该图为桥墩下木桩近景特写,并在书后附该桥简介:“池河大桥,原名



轻轻一吻

周文静 摄

二娃爹蹲在田边,“叭嗒叭嗒”地抽着旱烟,看着地里旱得裂开的口子,就像鳄鱼的大嘴一样,仿佛要把人吃掉。今年的庄稼又没有指望了。二娃爹无奈地摇了摇头,敲了敲烟袋,背着手回家了。

“他爹,你就不能找找大娃,看他能不能给二娃在县里找个零活先干着,总不能让孩子在家没事儿做吧。”二娃爹皱了皱眉头,那脸上的皱纹清晰得就像刀刻般。“咱不是为难大娃吗?大娃一个人在那里也不容易呀。”“你不去找,我去找。”在一旁坐了半天的二娃说道。“为了他,你们让我退学回家种地。一家人都供他上学,现在他有出息了,出人头地了,帮我找个工作那是为难他吗?到底他是亲生的还是我是亲生的?”二娃爹站了起来,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二娃委屈地蹲在了了一边,抱着头什么话也不说了。

原来大娃,也就是二娃的哥哥,本是二娃的叔伯兄弟,由于二娃的大爷死的时候,大娃才刚满月,大娘又改嫁了,二娃爹就把大娃抱回家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相待,这一照顾就是十七、八年;二娃爹对待大娃比二娃还要亲,总感觉孩子没有父亲了,自己要让九泉下的哥哥瞑目呀。那年,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只能供养九孩子上学,他狠了狠心,让二娃回家帮忙种地,让大娃继续上学。大娃读书很争气,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而今,他已经是一县之长了。

## 三记耳光

草 央

二娃爹抽了一晚上烟,天蒙蒙亮了,把二娃叫到跟前,说道:“你自己去县里找你哥吧,看他能不能帮你找个零活干着,如果真的为难的话,你就回来,千万不要给你哥哥找麻烦,知道吗?”二娃点了点头。二娃妈递给了他一双布鞋,是连夜赶做,送给大娃的。

二娃背着大包袱,坐上去县里的车,来到县城里,他感觉县城那么大,那么热闹。他想,什么时候我也能住在这里呀。他背着包袱,寻思着:这么大的地方,如何找到哥哥呀?身后传来急切的汽车喇叭声,吓他一跳,他马上惊醒,赶快让到一边,那个司机从豪华的汽车里探出头来,大声骂道:“乡巴佬,你眼睛瞎了?找死呀。”二娃一听司机骂他,心里也窝火得慌,就小声地骂了他一句:“你才找死呢。”

没想到他的话让司机听到了,司机停下车,恶狠狠地扇了二娃一巴掌:“让你骂,乡巴佬。”二娃捂着被扇疼的脸,心里不明白,一个小司机怎么脾气那么大?真是狗仗人势。车里的人说:“小王,还不赶紧开车,不要和乡下人一般见识。”司

## 歌唱十月

张永生

十月的田野,五谷丰登,遍地芬芳,黄的高粱,满眼都是炫目的色彩;十月的田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稻菽千重浪,硕果万里香。从大漠边关到南国海疆,每一片土地上都收获着幸福,每一缕秋风中都飘荡着成熟的气息和瓜果稻菽的浓香。柳芽初绽的春天,我们种下种子和期望,耕耘中流下辛勤的汗水,收获五谷是我们永恒的盼望。绿油油的夏天,我们遥望秋的果实,收获的喜悦终于在十月的金风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十月的山峦,层林尽染,风中不再有夏日里的热浪,而藏满了秋的高爽。阵阵秋风翻动起金色的波浪,甜甜的笑意挂在每一片树叶上,也挂满每一位游客的脸庞。长江之畔,五岳之巅,仿佛是一块块套红的版面,无数华夏儿女正在用七彩巨笔书写着一部厚重的历史,描绘气壮山河的美丽画卷。这气势磅礴的画卷,陶醉了一个季节,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十月的祖国,是欢歌的海洋。从东海之滨到昆仑山下,从白山黑水到香江两岸,歌声响彻在神州的土地上。这歌声高亢而嘹亮,这是一支不屈的歌,团结的歌,奋斗不息的壮美之歌。和着这气势磅礴的雄壮歌声,迎着这送爽的秋风,让我们高高举起酒杯,走进这歌声的海洋,让歌声带给我们梦想和渴望,带给我们自信和荣光。在这收获的季节,让我们的心灵插上翅膀,放飞热情,放飞希望。我

## 秋风拂稻香

宫凤华

似乎是秋风的逡巡、秋雨的浸润,亦或是秋阳的濡染,水稻抽穗了,继而垂下谦逊的头颅,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愉悦感和踏实感。庄稼人一年的期盼,都浸润在那沉甸甸的稻子里。

秋天的光辉闪耀在稻穗上,稻谷的清香淹没了吉祥而葱茏的村庄,乡亲们脸上洋溢着喜气,爽朗的笑声里饱含着对土地的膜拜与感恩。水稻如临产的乡村媳妇,在颼颼秋风里痛楚而骄傲地呻吟。

秋风飒飒,稻菽飘香。诗经《豳风》云:七月流火,八月其获,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于是“朋酒斯飧,日杀羔羊”,好一幅欢天喜地的热闹丰收场面。

嚓嚓嚓——乡亲们银镰挥动,稻子便温顺地躺在脚边,含情脉脉地望着主人作天地间的动人之舞。灼热的阳光和热风炙烤着胸膛和脊背,黄浊的汗滴顺着皮肤潺潺而下。农人躬下的脊背如桥,劳作的身影被夕阳涂满成熟的釉彩,成为暖色的风景。那割好的稻子平铺在田地里,享受着稻田里最后的阳光。

待到稻把挑上场,乡民们又在打谷场上演奏一首损稻晒稻的恢宏之曲。抡起稻把就是挥动一面旗帜,攢稻的动作是力和美的凝聚。现在,割稻和脱粒多为机器取代,稻秸身轻似燕地躺在地上,金灿灿的稻谷活蹦乱跳,笑呵呵地打闹着。以前古朴而粗犷的抡臂攢稻场景如古船一般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谷粒脱下来之后,乡间的秋便在场上显示出其闲适和恬静来。谷场用碌碡轧平,赤脚踩上去挺凉爽。秋

们没有理由不为沉甸甸的丰收歌唱;我们没有理由不为红火的事业歌唱。歌声响彻十月,奏起强国富民的重音;琴弦拨动十月,奏出中华民族进取的主旋律;锣鼓敲响十月,回应神州大地的奋发昂扬。

十月的天空沉静,似父亲沉思的脸庞;十月的大地灿烂,似母亲绽放的笑脸;十月的晨曦跳跃,似孩子活泼的身姿。十月是飘逸在妹妹颈上的纱巾,十月是回忆的季节。井冈翠竹的雨露沾满枝头,遵义城头洒下万丈霞光,延安窑洞的明灯依然闪烁着光芒。

十月,是放歌的季节。大江南北,到处欢歌曼舞;长城内外,到处生机盎然。人民安居乐业,我们的国家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是一份永恒的美丽,收获的喜悦承载着你和我。自写信满每一张脸庞,喜庆充溢着每一条街巷,双手举起醇厚的祝福,豪情织出洁白的哈达。

十月,是祖国的盛大节日。十月的祖国,枫叶红了,桔子红了……大江南北,一片火红,红得耀眼,红得深沉。啊,漫山遍野都披上了红装——十月特有的盛装。我们把苍白留给往岁,把激情押在今天,把美满寄给明天。我们把千万只五彩气球与和平鸽放飞,我们要在祖国的节日盛装上精心绣出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红星。

歌唱十月,让祝福汇成最美的秋色——层林尽染;谱出最甜的欢歌——五谷丰登!

阳似俊俏女人温柔的目光,谷场上呈现出一派平静和悠然。乡亲们挥动着木杈、木锨、扫把,扬起的谷粒在风中划过一道弧线,发出“咯咯”的脆爽,如二八佳人柳荫下荡秋千,酣畅淋漓,怡然自足。

金黄的稻谷铺展开来,谷场就像一面古老的黄铜镜。看上去阳光般健康的稻谷,每一寸肌肤都泛着铜一样的光芒,满肚子洁白如霜,毫无瑕疵,任乡民们亲吻抚摸。

晒稻的农夫不时用手中的拖把翻动稻谷,头戴斗笠的村妇在一边甜甜地笑着。偷食的麻雀儿“唧唧喳喳”地叫着,鬼鬼祟祟地飞到远处的芦苇丛中。收割后的稻田显出女儿家的宁静、安详。此刻,又把黝黑的脊背晾晒在秋阳下,重温镰刀霍霍切入体内时的兴奋,并孕育着下季庄稼的成熟!

残阳如血,暮霭弥漫,谷堆又在夕晖中隆起。软绵蓬松的稻草带着秋阳的温热,诱惑你躺上去打几个滚。凉爽的晚风挟着庄禾绿草的清香和燃烧稻秸稈草的气息在平面上空悠悠飘荡。稻草垛帐篷般谦逊地伫立在田垄陌头或村庄边缘,恬淡超然,如执着的守望者,盘点着村庄的得与失。

这时节,家家户户的谷仓丰盈起来,如同一幅溢满乡情的民俗画。水稻是人们大面积收获和填饱肚子的物质。幸福以辛苦的方式在大地上和心灵里摇晃和传递。

稻谷,青铜一般古老、诗歌一般高贵、姐妹一般的情深。亲近稻谷,我们把美德和谦恭这样的词汇镌刻进生命的词典里,一生一世地翻阅。

机骂骂咧咧地开着车扬长而去。二娃捂着脸,心想:怎么听那声音这么熟悉呀。旁边看热闹的人在议论着,你看,当官的司机都那么霸道,什么世道呀!二娃还在寻思:刚才车里说话人的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呀?但二娃就是想不出来他是谁。

二娃心里很窝火,昨天挨了父亲一巴掌,今天又被凶司机扇了一耳光,他想不出自己哪儿做得不对。大娃哥哥很好打听。他老远就看到那辆锃黑瓦亮的车停在哥哥家门口。就是这辆车,打他的司机下了车,打开车门,走下来的是一个西装革履、头发抹得锃亮、脚穿擦得泛光的皮鞋的人,和司机说了一句话,就走进了高墙大门里。此时,二娃终于知道那个熟悉的声音是哥哥的。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爹不让来,自己非要来,这不是找上门挨打耳光吗?看着母亲给哥做的鞋,他咽了口水,又塞进包里,哥还会穿这样的鞋吗?

以后,无论多苦,二娃再也没有要求父亲让大娃给自己找活干了。二娃爹还以为,大娃真的很为难。

